

高原的家

多丽斯·莱辛著

董秋斯译



4400

高原牛的家

〔英国〕多丽斯·莱辛著

董秋斯译

作家出版社

一九五八年·北京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头条胡同4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書号793 字数46,000 開本787×1092耗1/32 印張 $2\frac{5}{8}$ 插頁2

1958年1月北京第1版 195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11000册

定价(6) 0.24 元

近来人們搬到国外去住，不那么为了追求阳光，追求食物，以至追求用人了。我們可以放心大胆地說，一家人搬去澳洲，或随便什么地方，心目中所想望的是一所可能帶一点园地的好房子，或是一层楼。我不知道一百年或五十年前的情形怎样。据書上說，好象那些殖民家和冒險家都是坐了船去开始一种新生活，进入一个新国家，寻求某一些机会，等等。現時他們所要求的不过是一个住处罢了。

这是一件很有趣的事：象住处这一实际上逐漸消失的商品，若說只要收拾起行李去另一个国家，就可以随随便便地弄到手，懂得事理的人怎能相信这种事呢？說到究竟，象“世界房屋奇缺”这样的大标题，已經常見到令人厌烦的程度；各移民部門发出的傳單或小冊子，也沒有一种不說（虽然大致是用小号字印的，好象無足輕重），不先确定一个住处，不宜离开家乡。

瑪丽娜·霍尔兹就是怀着这种心情跟她丈夫离开了英国的。他們过去住在他們所能住的地方，一連若干年同別人合住一层楼，合用洗澡房和厨房。假如什么人心怀羨慕地說：“他們說，非洲的天空总是藍的呢，”她大致

心不在焉地回答說：“是呀，過了這麼多年，要能弄到一所合適的房子，不是很好嗎？”

他們來到南洛得西亞，那里有兩種可能，不是住僑民住宅區帶公共水龍頭的小泥房子，就是住旅館；他們選擇了旅館，因為他們是所謂有錢的人。那就是說，他們手裡有几百英鎊，他們原打算一到這兒就用這筆錢買一所房子。買房子是十分可能的，正如在英國一樣，只要你不想用不高的價錢買一所你所喜歡的住宅就成。瑪麗娜連年在看房子。房子分兩類，一類是她喜歡的，一類是她買得起的。這時瑪麗娜是一個浪漫派，她還不會陷入那種消極的心理狀態，象十分之九的人口那樣，承認我們應當找個地方住下來，什麼地方都好，然後圍繞着那個地方安排我們的一生，教育子女，找工作，等等。因為她不承認這一點，她一向過得極端不舒服，總是大喊大叫地說：“我們何必把自己綁在一個我們不喜歡的地方，用掉我們可能有的全部資本呢！”從表面上來看，這是再合理也沒有了。

但是她不會料到，她會跨過一個大海，進入一個聽起來的確富有浪漫意味的新國家，而發見自己處在完全同樣的地位呢。

從空中來看，那個城市有一半隱藏在樹里边。六十年前，這裡完全是一片空無所有的草原；就是現在也不象草原包圍着一個有房子和街道的地區，却好像那些房子

在树底下和树中間挤了出来。从低空飞过，我們看見綠顏色，树木，然后是一所高房子的白色閃光，一条沒头沒尾的街道的一段，因为它从树中間出現，立刻又被树吞沒了。不过那是一个大城市，很寬闊，很分散，这里是沒有空間問題的：压力使人們向外边散开，并不强迫他們向高处发展。坐車从城市这一头到另一头，大約有十五哩——跟世界上一些重要城市差不多，但是你若問一个住在那里的人，那里有多少人口，他要說一万人，那数目是很少的。那么少的人为什么需要那么大的空間呢？那个当地人大概要聳一聳肩头了，因为他从来不曾想到这个問題。事实上不是一万，而大致是十五万，不过其余的都是黑人，那就是說，他們是不算数的。那些黑人与其說是住在那里，不如說是尽可能地挤在那里——这一切都使新来的人很糊涂，要花很長的时间才能适应环境。

大概每一个城市，对于住在里边的人，以及那些在書本或傳說以外从来不認識它的人，都有一件使那个城市出名的事，一件概括那个城市的事。例如，南去三百哩，老罗本格拉村有一棵大树。树下坐有那个被出卖了的、悲哀的、庄严的国王，他一身黑肉，身上挂着珠子，佩着各种裝飾，等待着从南方来的白种人帶給他的劫数，并且按着公認的受尊重的慣例来处理生死問題。那不过是六十年前的事呀。……

这个城市有一座小山。开荒的人們被派去北方的时

候，他們奉到的命令是：在達到一座莊嚴的大山以前，不要停止他們的牛車旅行，那座大山是他們不會錯過的；到了那里，他們就應當停下來，建築他們的都市。由於頭腦昏亂，也許由於那可以理解的疲乏，他們少走了二十哩，在一座不大象樣的小山附近停下來了。這是一向使人痛心的事。每年舉行儀式來紀念那些開荒者和派他們去開荒的洛茲^①的遠見的時候，就不知不覺地想到，這地方實際上並不符合那個開創者的意圖。……那些演講的人們站在那里，站在那座小山下面說：六十年，看看我們在六十年內有了什麼樣的成就。於是聽眾頭腦中出現了我們大家所夢想的都市，那個沒有髒東西和貧民窟的、有計劃的、象樣子的都市——那個事實上本來可以在那六十年內創造出來的都市。

都市從那座小山下面伸展開來。圍繞都市的是貧民窟，是狹窄而彎曲的街道，有色民族的人們在那里的殘磚廢鐵中間辛辛苦苦地度過他們那短促的拥挤的一生。向一邊走五分鐘，街道就沒入骯髒的深草中，那上面有一家電力廠的煙囪冒着黑煙，一條溝里橫放着一個舊汽油桶，一道太陽的反光使得一只飛撲下來的鷹出自本能地受了驚，嘎嘎地叫着滑開去，飛上去了。向另一邊走十分鐘，就是商業中心了，那里有一排一排鋼骨水泥的、耀眼的白

① 洛茲（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國在南非的總督。

色的現代大建築物，象世界各地的現代建築物一樣。那裏有進口的服裝，裝滿美國汽車的玻璃窗子，霓虹燈，擺滿宣傳坐飛機回家（不拘我們的家在什麼地方）的小冊子的櫃台。再往前走過幾排房子，城市的商業區就過去了。這裏以前是時髦地帶。同那個城市一道成長起來的人們，在一個星期天的下午，坐車經過這裏，眼看着高踞地基上的裝有旋紋鐵欄的平房，他們會說：在1910年，這所房子那邊，除了一色的草原以外，什麼也沒有。

不過現時那裏有更多的房子了，都是醜陋的小房子，直到我們忽然一下子來到三十年代，那裏有八幢占一個地段的高房子，好象在一點點小地方立正站着的一些大個子的大兵。游廊不見了。小小的陽台象眼簾一般凸出來，房頂象沒有帽緣的常禮帽。這些房子擠在一塊兒，暴露在燙人的太陽下，不進一點陰涼，因為本來不是為這種氣候設計的，在樹木長起來、爬山虎伸展開以前，這些房子是極端不舒服的。（不過，當然啦，很漂亮。）再過去呢？又是草原，黏滿了人糞和獸糞的荒草地，被無數的小徑縱橫交切着的窪子，土人們每天下午由那裏從這一郊区走向另一郊区，停下來從浮有彩虹色的除蚊油的坑子裏用手捧水喝。

窪子上方是一個新郊区（窪子正在被建築物急速地侵佔，所以那裏不久就要沒有空地剩下來了）。這實在是一種完全不同的景象。離這裏不過二十分鐘的路，在同

样大的地段，只有八幢房子，而这里却有二十所小得可憐的單薄的小房子，設計这些房子的人心里想的是英国郊区的廉价房子。一小片——小片帶頂篷的水泥地，大約摆得下兩張椅子，居然自称为游廊。有兩碼見方的一个过厅——假使沒有，帽子挂在哪里呢？每一所小房子分成若干房間，那些房間是那么小，要想从这一面墙走到那一面墙，不繞过一張桌子或撞在一張椅子上，就沒有活动的余地。白牆壁，耀眼的白牆壁，使得人的眼睛不得不避开它們去看那些树木。

那些树呵——假使沒有茂密的树叶来加以調剂和掩蔽，这些房子是使人無法容忍的。每一个新主人搬进来的时候，总要寬慰自己說：等到树木长起来，就不太坏了。树木也长得很快。这是一件很奇怪的事，單把它作为一連串的街道和建筑物来考虑，这个城市一定是世界上最粗俗、最不舒服的，可是它非常美，沒有一个人不一見生情的。每一条街道上都有一行兩行的树，每一所房子都被燦爛的花草树木遮蔽起来。这是一座花园城。

瑪丽娜一开始着了迷。后来她的心情改变了。他們买得起的房子都在那些大量生产的郊区，那些郊区按着建筑材料輸入的速度象麻疹一般展开来。她对菲力普說：“在英国，我們沒有买房子，因为我們不願意住在郊区。我們离开家乡，来到一个著名陌生的、荒涼的地方，而我們住得起的地方还是郊区。我宁可死掉。”

菲力普不作声。他不象她那么烦躁。瑪丽娜是三十年代英国大量产生的有自由思想的人，菲力普却是一个科学家，他相信技术而不相信人类所固有的体面。的确，他是另一种理想主义者，他怀着一种高尚的乐观主义的心情来到这个大陆。他觉得，英国不曾把机会给象他这样有热情有技能的青年人。海外的情形会两样的。要紧的不过是，一个勇往直前的政府准备用充分的资金来发展科学——这不过是常识。（一个新国家显然会比一个旧国家有更多的常识。）他准备使一座一座的花园在过去的沙漠上繁荣起来。他觉得非洲显然适用这种办法；在那开头几个星期，他越看得多，他就越热情。

但是他不久就明白，在晚上，他对瑪丽娜谈到这些理想的时候，她是另有一种想法的。她觉得，住在这个既不舒服、飯食又坏、又挤满急于找房子的侨民的旅館，是倒霉的事。房子早晚会有的一——他多年来就相信了这一点。他并不反对买一所郊区的房子。他当然不喜欢那些房子，不过他十分知道，瑪丽娜所憎恶的并不是那种房子。啊，我們大家对郊区都怀着这种感觉！一想到如果只是象隔壁那个家伙，我們多么不高兴啊！倒霉，当全世界很快地布满郊区的时候，英国殖民地为什么只是英国本土一种别具风味的郊区呢？瑪丽娜内心里有一种梦想，她梦想着她和菲力普生活在一群温和的人士中间，爱好科学，每週讀“新政治家”杂志，相信对有色人种的歧视、黑白人

种之间的斗争这一类丢脸的现象，可以用充分的善意来解决……一幅多么美好的图画啊。

菲力普暂时不去想繁荣沙漠一类的事，却从事另一种活动。他们或许可以靠侨民计划来买一所房子吧？他去了这一个房产局，又去那一个房产局，回来的时候，总是用苦恼的声调说：“除非有三个孩子，就没有一点希望。”听了这句话，玛丽娜也闷闷不乐了；因为她依旧相信那种旧式的想法，生孩子以前，应当有一所房子给他们住。

“你当然很好啦，”玛丽娜说。“据我看来，你可以用你一半的时间，坐着你的卡车到处闲逛，视察土著居留地，寻开心。我并不反对，不过，你既然这样做，我也得给我自己安排一种生活呀。”菲力普露出很惭愧的神气；因为事实上他一个星期出去三四天，随同专家同事去视察，玛丽娜时常一个人留下来。

“在我们等待房子出现的时候，或许可以先找一个临时的住处吧？”他建议说。

机会不久就来了。菲力普听到他偶然遇见的一个人说，某处有一层房子，可以住三个月，但是他不敢保证，因为那不过是一个流浪者茶会上的传闻——菲力普按着线索去找，定了租约，回来告诉玛丽娜。“不过住三个月呀，”他安慰她说。

洛兹街 138 号坐落在本市三十年代突然扩张前建筑

起来的那一部分。这都是一些不时髦的旧房子，并非按着外来的样式、而是按着最早的主人一时的高兴建造的。138号的一边是一所屋顶向下弯的中国式的房子，建立在一座防备蚂蚁的台子上，有木头台阶。它的墙壁是木头造的，就是在外面的街道上，也可以听见木头地板上的脚步声。另一个邻居的墙壁是看不见的，被一串一串茂密的金黄色的植物黄烟缭绕似的从上到下遮蔽起来了。对面的一些房子也掩藏在密集的树丛里。

从街上看去，138号被一道零乱的高树篱遮掩住，只露出一个房顶。人行道是用髒草铺成的，散布着一堆一堆的狗屎，因此走路不得不小心。大门外边是一大丛耸入天空的竹子，山雀窠整年悬挂在那里，象草织的板球一般在风中跳动和摇摆。竹丛附近伸出素馨花的弯曲的褐色枝条，插进雪白和粉红的颜色中，好象一个有色民族的少女抱着一把鲜花。街道上植有两排树，第一排是紫薇，衬着蓝天，好象一条鲜绿的带子，后面一排是黑糊糊的一大丛杉树。沿街一路上是一片一片的颜色，紫茉莉的锦屏，木槿的稀疏的红花。看来非常美丽，非常安静。

一走进那道乱蓬蓬的树篱，138号就现了原形：一所浅浅的砖房子，铁皮房顶，象一所拉长了的马房，立在两所房子的位置的中央，给前后院留下很多空地。它有过一段历史。二十来年前，某一企业商人在那地方盖房子，不顾一切众所周知的卫生法规，只讲求经济。到地方当

局发觉它不适于存在的时候，屋頂已經盖上了。随着打了一連串的官司。一个精疲力竭的法官终于說，那里正缺少房子；根据这一項理由，那些房子终于保留下来了。

那实际上是八所半隔离的房子，彼此靠得那么近，站在任何一所的前門前面，就可以透过这所房子的两个房間，清清楚楚地看到后院。洗好的衣服在那里的木头堆子上摆动。房子前面有一道圍廊：短短的八段台阶，八个前門，八个窗子——但是这些窗子只照亮前面的房間。后面的房間通一道游廊，那道游廊用暗綠色的蚊紗糊起来了；那个建筑师照这样子完成了实在令人惊奇的杰作，在一个經常被阳光浸透的国家里，他所建造的房間必須整天点着灯。

后院，一片用平行的木樁籬笆圈起来的光秃秃的土土地，是个人主义对集体生活的一种胜利。八个各不相同連的木头堆子，八根晾衣服的繩子，八条通往八間廁所的用磚鑲边的短徑，八間象一节一节的朱古力糖一样并排建造的廁所，廁所前面都圍有一堵鉄皮屏風：为了便宜，鎖是一模一样的，因而鑰匙也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保証住戶不和的一种制度。廁所兩边各有两个連在一起的房間。这四个房間要住八个本地用人。至少正式的有八个，实际上就多得多了。

前边已經說过，瑪丽娜是一个認真負責的女人，她去看她的用人和隔壁的用人同住的房間，向里边一看，她就

無可奈何地大叫起來：“哎呀，多可怕呀！”那個房間很小。磚牆上沒有挂泥，鐵皮房頂是光板的，整天把太陽的熱力集中進來，因此，即使她站在門口上，由於包藏在里邊的熱度，也開始感到一點頭暈。地板是水泥的，當床鋪用的毯子就直接鋪在那上面。沒有櫃子，也沒有架子：代替櫃子和架子的是從這一角拉到那一角的一根繩子。兩個又小又高的窗子，玻璃破了，糊上了紙。牆上是从帶插圖的雜誌上撕下來的英國皇族的畫片，還有各式各樣的女電影明星的畫片，大多數是裸體的。

“哎呀，”瑪麗娜又呆呆地說道。這種骯髒使她覺得很慚愧。她如釋重負地退出那個房間，擦去臉上的汗，回過頭來看那個院子。從後邊看，洛茲街138號的確是滿有畫意的。那個被矮矮的紅花的木槿籬笆圈起來的院子鋪有暗紅色的泥土；每一個灰色木頭堆子周圍散布有黃的、橘黃的、白的碎片。顏色鮮艷的晾衣繩擺來擺去。穿着雪白衣服的用人們有的靠在他們的斧子上，有的在說閒話。有一個小黑人保姆坐在一棵大樹下的木頭上，懷里抱着一個白種人的孩子。一個愉快的場面，好象一出音樂喜劇的開場。瑪麗娜背過身子；用她那冷靜的改良家的眼光再來看院子的末端。在廁所和用人房中間的空地上，擺着八個垃圾桶，每一個上面落滿了密密麻麻的蒼蠅，發出一種陳腐的酸臭的氣味。她從垃圾桶中間走進衛生巷。假如有人坐汽車經過那樣一個城市的街道，他

所看見的是樹木、花園和帶花的樹籬；街道划出整潔的方場。我們可以設想，方場里滿是鮮花和綠草，方場上的房子布置得很可愛。但是每一個地段被一道擺着垃圾桶的衛生巷（垃圾巷）從中間划分開來，用人們就在那道垃圾巷里進行他們的社交生活。他們在一天工作的中間來這裡抽一口煙；他們在這裡會朋友，或同賣青菜的女人們調一調情。好象是，在白人的城市的每一條街道中間，有一條被忽略的、被忘記的秘密街道。瑪麗娜在那裡出現了，發見那裡擠滿說說笑笑的土人。他們都呆住不動了，滿懷疑心地瞪了她好大一會兒，然後突然間不見了，逃進了他們各自的后院去。立刻只剩下她一個人了。

她慢慢地從院子里走回她的後門，從木頭堆子的軟木屑中間小心翼翼地走過，時時在垂擺着的衣服下面低著頭。她受到用人們嚴密的注意，他們懷疑這一種對他們的生活方式的突發的好奇心——經驗教會了他們懷疑。還有幾個女人透過廚房的窗子注意地瞧她。他們看見一個小個子英國女人，身段又勻整，又從容，生有好看的金色頭髮，用一只帶白手套的手扶正一頂大草帽，帽子下面是一張又紅又白的臉。她顯然懷着憎惡，嬌滴滴地從灰塵中走過，好象她隨時可以張開翅膀飛走一般。

她回到後門台階的時候，停下來喊道：“查理！請到這兒來一會兒。”那是一種尖噪門，有一點暴躁。那些旁觀的女人們，一聽見那聲調，看見那只白手套，注意到那

个“請”字，就觉得她們的最大的忧虑得到証实了。

一个年輕的非洲人从卫生巷出現。瑪丽娜在那里露面以前，他曾同一些过往的朋友閒談。他跑向他的新女主人。他穿的是白短裤，美国式的紅衬衫，用淺紫色吊帶吊着的花格袜套，白網球鞋。他帶着恭敬的笑臉站在她面前，那个笑容几乎立刻扩大为一种純友好的齜牙了。他生来是一个和气的高兴的青年。这是瑪丽娜在她的新家的第一个早晨，她已經覺出，她对她的用人所怀抱的强烈的憐憫，跟那张成了习惯的高兴的臉是很不相称的。

她当然不会說一点本地話，不过查理会說英国話。

“查理，你在这里工作了多久啦？”

“兩年，太太。”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

“我不懂，太太？”

“你的家在哪里？”

“尼亞薩蘭。”

“噫。”那是在几百哩以北的地方。

“你回家看你的家眷嗎？”

“也許今年回去，太太。”

“我知道啦。你喜欢这里嗎？”

“太太！”停了一会兒；他不知不覺地回过头去，向卫生巷里那些垃圾桶看了一眼。他希望他那些朋友不会不耐煩等他；他們在本市的另一边做工，他不常見到他們。

他也希望，他这个新女主人（他信不及她对他的客气）不选定这时刻吩咐他去擦銀器或洗衣服。他繼續齜着牙，但是他臉上有一点緊張，他的眼睛不断地轉向后边的卫生巷。

“我希望你喜欢替我做工，”瑪丽娜說。

“哦，是，太太，”他立刻說，有一点失望；因为她显然要吩咐他去做工了。

“假如你需要什么，你务必向我要。我初到这个国家，也可能做錯事。”

他迟疑了一下，在脑子里故敷这几句話。但是这几句話很难懂，他放过去了。他从沒有用国家、大陆这类字眼来思想。他知道白种人的城市——就是这个城市。他知道草原。他知道他从那里来的村子。他从受过教育的朋友們那里知道，有“一片大水”，白种人坐船从水上过来：他见过旧杂志上的輪船图画，但是在他脑子里，这一片“大水”跟他本国的大湖混淆起来了。他懂得这些白种人来自英国，德国，欧洲，不过这些地方在他只是一些名詞罢了。有一次，他的一个上过三年教会学校的朋友說，非洲是几个大陆中的一个，还給他看一張破紙——半幅世界地图——对他說：这里是非洲，这里是英国，这里是印度。他指出尼亞薩蘭，一小条地方，查理覺得糊涂，也覺得委屈，因为尼亞薩蘭是他知道的，他覺得它非常寬广呀。当瑪丽娜說出“这个国家”这个字眼的时候，查理